舊唐書/卷5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蕭銑 杜伏威 輔公祏 沈法興 李子通 羅藝 梁師都 ◄

舊唐書
裴寂 劉文靜

► 唐儉 長孫順德 劉弘基 殷嶠 劉政會 柴紹 武士彠

參見《新唐書》劉文靜 裴寂 傳

裴寂

裴寂，字玄真，蒲州桑泉人也。祖融，司本大夫。父瑜，絳州刺史。寂少孤，為諸兄之所鞠養。年十四，補州主簿。及長，疏眉目，偉姿容。隋開皇中，為左親衛。家貧無以自業，每徒步詣京師，經華岳廟，祭而祝曰：「窮困至此，敢修誠謁，神之有靈，鑑其運命。若富貴可期，當降吉夢。」再拜而去。夜夢白頭翁謂寂曰：「卿年三十已後方可得志，終當位極人臣耳。」後為齊州司戶。大業中，歷侍御史、駕部承務郎、晉陽宮副監。高祖留守太原，與寂有舊，時加親禮，每延之宴語，間以博奕，至於通宵連日，情忘厭倦。時太宗將舉義師而不敢發言，見寂為高祖所厚，乃出私錢數百萬，陰結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戲，漸以輸之。寂得錢既多，大喜，每日從太宗游。見其歡甚，遂以情告之，寂即許諾。寂又以晉陽宮人私侍高祖，高祖從寂飲，酒酣，寂白狀曰：「二郎密纘兵馬，欲舉義旗，正為寂以宮人奉公，恐事發及誅，急為此耳。今天下大亂，城門之外，皆是盜賊。若守小節，旦夕死亡；若舉義兵，必得天位。眾情已協，公意如何？」高祖曰：「我兒誠有此計，既已定矣，可從之。」及義兵起，寂進宮女五百人，並上米九萬斛、雜彩五萬段、甲四十萬領，以供軍用。大將軍府建，以寂為長史，賜爵聞喜縣公。從至河東，屈突通拒守，攻之不下，三輔豪傑歸義者日有千數。高祖將先定京師，議者恐通為後患，猶豫未決。寂進說曰：「今通據蒲關，若不先平，前有京城之守，後有屈突之援，此乃腹背受敵，敗之道也。未若攻蒲州，下之而後入關。京師絕援，可不攻而

定矣。」太宗曰：「不然。兵法尚權，權在於速。宜乘機早渡，以駭其心。我若遲留，彼則生計。且關中群盜，所在屯結，未有定主，易以招懷，賊附兵強，何城不克？屈突通自守賊耳，不足為虞。若失入關之機，則事未可知矣。」高祖兩從之，留兵圍河東，而引軍入關。及京師平，賜良田千頃、甲第一區、物四萬段，轉大丞相府長史，進封魏國公，食邑三千戶。

及隋恭帝遜位，高祖固讓不受，寂勸進，又不答。寂請見曰：「桀、紂之亡，亦各有子，未聞湯、武臣輔之，可為龜鏡，無所疑也。寂之茅土、大位，皆受之於唐，陛下不為唐帝，臣當去官耳。」又陳符命十餘事，高祖乃從之。寂出，命太常具禮儀，擇吉日。高祖既受禪，謂寂曰：「使我至此，公之力也。」拜尚書右僕射，賜以服玩不可勝紀，仍詔尚食奉御，每日賜寂御膳。高祖視朝，必引與同坐，入閤則延之臥內，言無不從，呼為裴監而不名。當朝貴戚，親禮莫與為比。武德二年，劉武周將黃子英、宋金剛頻寇太原，行軍總管姜寶誼、李仲文相次陷沒，高祖患之。寂自請行，因為晉州道行軍總管，得以便宜從事。師次介休，而金剛據城以抗寂。寂保於度索原，營中乏水，賊斷其澗路，由是危迫。欲移營就水，賊因犯之，師遂大潰，死散略盡。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。以東城鎮俱沒，金剛進逼絳州，寂抗表陳謝，高祖慰諭之，復令鎮撫河東之地。寂性怯，無捍禦之才，唯發使絡繹，催督虞、秦二州居人，勒入城堡，焚其積聚。百姓惶駭，復思為亂。夏縣人呂崇茂遂殺縣令舉兵反，引金剛為援，寂擊之，復為崇茂所敗。被徵入朝，高祖數之曰：「義舉之始，公有翼佐之勳，官爵亦極矣。前拒武周，兵勢足以破敵，致此喪敗，不獨愧於朕乎？」以之屬吏，尋釋之，顧待彌重。

高祖有所巡幸，必令居守。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謀反，訊之無端。高祖謂寂曰：「朕之有天下者，本公所推，今豈有貳心？皁白鬚分，所以推究耳。」因令貴妃三人齎珍饌、寶器就寂第，宴樂極歡，經宿而去。又嘗從容謂寂曰：「我李氏昔在隴西，富有龜玉，降及祖祢，姻婭帝室。及舉義兵，四海雲集，才涉數日，升為天子。至如前代皇王，多起微賤，劬勞行陣，下不聊生。公復世胄名家，歷職清顯，豈若蕭何、曹參起自刀筆吏也！唯我與公，千載之後，無愧前修矣。」其年，改鑄錢，特賜寂令自鑄造。又為趙王元景聘寂女為妃。六年，遷尚書左僕射，賜宴於含章殿，高祖極歡，寂頓首而言曰：「臣初發太原，以有慈旨，清平之後，許以退耕。今四海乂安，伏願賜臣骸骨。」高祖泣下沾襟曰：「今猶未也，要相偕老耳。公為台司，我為太上，逍遙一代，豈不快哉！」俄冊司空，賜實封五百戶，遣尚書員外郎一人每日更直寂第，其見崇貴如此。

貞觀元年，加實封並前一千五百戶。二年，太宗祠南郊，命寂與長孫無忌同升金輅，寂

辭讓，太宗曰：「以公有佐命之勳，無忌亦宣力於朕，同載參乘，非公而誰？」遂同乘而歸。

三年，有沙門法雅，初以恩幸出入兩宮，至是禁絕之，法雅怨望，出妖言，伏法。兵部尚書杜如晦鞫其獄，法雅乃稱寂知其言，寂對曰：「法雅惟云時候方行疾疫，初不聞妖言。」法雅證之，坐是免官，削食邑之半，放歸本邑。寂請住京師，太宗數之曰：「計公勳庸，不至於此，徒以恩澤，特居第一。武德之時，政刑紕繆，官方弛紊，職公之由。但以舊情，不能極法，歸掃墳墓，何得復辭？」寂遂歸蒲州。未幾，有狂人自稱信行，寓居汾陰，言多妖妄，常謂寂家僮曰：「裴公有天分。」於時信行已死，寂監奴恭命以其言白寂，寂惶懼不敢聞奏，陰呼恭命殺所言者。恭命縱令亡匿，寂不知之。寂遣恭命收納封邑，得錢百餘萬，因用而盡。寂怒，將遣人捕之，恭命懼而上變。太宗大怒，謂侍臣曰：「寂有死罪者四：位為三公而與妖人法雅親密，罪一也；事發之後，乃負氣憤怒，稱國家有天下，是我所謀，罪二也；妖人言其有天分，匿而不奏，罪三也；陰行殺戮以滅口，罪四也。我殺之非無辭矣。議者多言流配，朕其從眾乎。」於是徙交州，竟流靜州。俄逢山羌為亂，或言反獠劫寂為主，太宗聞之曰：「我國家於寂有性命之恩，必不然矣。」未幾，果稱寂率家僮破賊。太宗思寂佐命之功，徵入朝，會卒，時年六十。贈相州刺史、工部尚書、河東郡公。

子律師嗣，尚太宗妹臨海長公主，官至汴州刺史。律師子承先，則天時為殿中監，為酷吏所殺。

劉文靜

劉文靜，字肇仁，自雲彭城人，代居京兆之武功。祖懿用，石州刺史。父韶，隋時戰沒，贈上儀同三司。少以其父身死王事，襲父儀同三司。偉姿儀，有器干，倜儻多權略。隋末，為晉陽令，遇裴寂為晉陽宮監，因而結友。夜與同宿，寂見城上烽火，仰天嘆曰：「卑賤之極，家道屢空，又屬亂離，當何取濟？」文靜笑曰：「世途若此，時事可知。吾二人相得，何患於卑賤？」

及高祖鎮太原，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，深自結托。又竊觀太宗，謂寂曰：「非常人也。大度類於漢高，神武同於魏祖，其年雖少，乃天縱矣。」寂初未然之。後文靜坐與李密連婚，煬帝令繫於郡獄。太宗以文靜可與謀議，入禁所視之。文靜大喜曰：「天下大亂，非有湯、武、高、光之才，不能定也。」太宗曰：「卿安知無？但恐常人不能別耳。今

入禁所相看，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。時事如此，故來與君圖舉大計，請善籌其事。」文靜曰：「今李密長圍洛邑，主上流播淮南，大賊連州郡、小盜阻澤山者，萬數矣，但須真主驅駕取之。誠能應天順人，舉旗大呼，則四海不足定也。今太原百姓避盜賊者，皆入此城。文靜為令數年，知其豪傑，一朝嘯集，可得十萬人，尊公所領之兵，復且數萬，君言出口，誰敢不從？乘虛入關，號令天下，不盈半歲，帝業可成。」太宗笑曰：「君言正合人意。」於是部署賓客，潛圖起義。候機當發，恐高祖不從，沉吟者久之。文靜見高祖厚於裴寂，欲因寂開說，於是引寂交於太宗，得通謀議。

及高君雅為突厥所敗，高祖被拘，太宗又遣文靜共寂進說曰：「《易》稱『知幾其神乎』，今大亂已作，公處嫌疑之地，當不賞之功，何以圖全？其裨將敗衄，以罪見歸。事誠迫矣，當須為計。晉陽之地，士馬精強，宮監之中，府庫盈積，以茲舉事，可立大功。關中天府，代王沖幼，權豪並起，未有適從。願公興兵西入，以圖大事。何乃受單使之囚乎？」高祖然之。時太宗潛結死士，與文靜等協議，剋日舉兵，會高祖得釋而止。乃命文靜詐為煬帝敕，發太原、西河、雁門、馬邑，人年二十已上、五十已下悉為兵，期以歲暮集涿郡，將伐遼東。由是人情大擾，思亂者益眾。文靜因謂裴寂曰：「公豈不聞『先發制人，後發制於人』乎？唐公名應圖讖，聞於天下，何乃推延，自貽禍釁？宜早勸唐公，以時舉義。」又脅寂曰：「且公為宮監，而以宮人侍客，公死可爾，何誤唐公也？」寂甚懼，乃屢促高祖起兵。會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，自稱天子，引突厥之眾，將侵太原。太宗遣文靜及長孫順德等分部募兵，以討武周為辭；又令文靜與裴寂偽作符敕，出宮監庫物以供留守資用，因募兵集眾。及義兵將起，副留守王威、高君雅獨懷猜貳。後數日，將大會於晉祠，威及君雅潛謀害高祖，晉陽鄉長劉世龍以白太宗。太宗既知迫急，欲先事誅之，遣文靜與鷹揚府司馬劉政會投急變之書，詣留守告威等二人謀反。是日，高祖與威、君雅同坐視事，文靜引政會至庭中，雲有密狀，知人欲反。高祖指威等取狀看之，政會不肯與，曰：「所告是副留守事，唯唐公得看之耳。」高祖陽驚曰：「豈有是乎！」覽狀訖，謂威等曰：「此人告公事，如何？」君雅大詬曰：「此是反人，欲殺我也！」文靜叱左右執之，囚於別室。既拘威等，竟得舉兵。

高祖開大將軍府，以文靜為軍司馬。文靜勸改旗幟以彰義舉，又請連突厥以益兵威，高祖並從之。因遣文靜使於始畢可汗，始畢曰：「唐公起事，今欲何為？」文靜曰：「皇帝廢冢嫡，傳位後主，致斯禍亂。唐公國之懿戚，不忍坐觀成敗，故起義軍，欲黜不當立者。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，人眾土地入唐公，財帛金寶入突厥。」始畢大喜，即遣將康鞘利領騎二千，隨文靜而至，又獻馬千匹。高祖大悅，謂文靜曰：「非公善辭，何以致此？」尋率兵御隋將屈突通於潼關，通遣武牙郎將桑顯和率勁兵來擊，文靜苦戰者

半日，死者數千人。文靜度顯和軍稍怠，潛遣奇兵掩其後，顯和大敗，悉虜其眾。通尚擁兵數萬，將遁歸東都，文靜遣諸將追而執之，略定新安以西之地。轉大丞相府司馬，進授光祿大夫，封魯國公。

高祖踐祚，拜納言。時高祖每引重臣共食，文靜奏曰：「陛下君臨億兆，率土莫非臣，而當朝捻抑，言尚稱名；又宸極位尊，帝座嚴重，乃使太陽俯同萬物，臣下震恐，無以措身。」帝不納。時制度草創，命文靜與當朝通識之士更刊《隋開皇律令》而損益之，以為通法。高祖謂曰：「本設法令，使人共解，而往代相承，多為隱語，執法之官，緣此舞弄。宜更刊定，務使易知。」會薛舉寇涇州，命太宗討之，以文靜為元帥府長史。遇太宗不豫，委於文靜及司馬殷開山，誡之曰：「舉糧少兵疲，懸軍深入，意在決戰，不利持久，即欲挑戰，慎無與決。待吾差，當為君等取之。」文靜用開山計，出軍爭利，王師敗績。文靜奔還京師，坐除名。俄又從太宗討舉，平之，以功復其爵邑，拜民部尚書，領陝東道行台左僕射。武德二年，從太宗鎮長春宮。

文靜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，又屢有軍功，而位居其下，意甚不平。每廷議多相違戾，寂有所是，文靜必非之，由是與寂有隙。文靜嘗與其弟通直散騎常侍文起酣宴，出言怨望，拔刀擊柱曰：「必當斬裴寂耳！」家中妖怪數見，文起憂之，遂召巫者於星下被髮銜刀，為厭勝之法。時文靜有愛妾失寵，以狀告其兄，妾兄上變。高祖以之屬吏，遣裴寂、蕭瑀問狀。文靜曰：「起義之初，忝為司馬，計與長史位望略同；今寂為僕射，據甲第，臣官賞不異眾人，東西征討，家口無托，實有觖望之心。因醉或有怨言，不能自保。」高祖謂群臣曰：「文靜此言，反明白矣。」李綱、蕭瑀皆明其非反。太宗以文靜義旗初起，先定非常之策，始告寂知；及平京城，任遇懸隔，止以文靜為觖望，非敢謀反，極佑助之。而高祖素疏忌之，裴寂又言曰：「文靜才略，實冠時人，性復粗險，忿不思難，丑言悖逆，其狀已彰。當今天下未定，外有勍敵，今若赦之，必貽後患。」高祖竟聽其言，遂殺文靜、文起，仍籍沒其家。文靜臨刑，撫膺嘆曰：「高鳥逝，良弓藏，故不虛也。」時年五十二。

貞觀三年，追復官爵，以子樹義襲封魯國公，許尚公主。後與其兄樹藝怨其父被戮，又謀反，伏誅。

文靜初為納言時，有詔以太原元謀立功，尚書令、秦王某，尚書左僕射裴寂及文靜，特恕二死。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、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、右屯衛大將軍竇琮、左翊衛大將軍柴紹、內史侍郎唐儉、吏部侍郎殷開山、鴻臚卿劉世龍、衛尉少卿劉政會、都水監

趙文恪、庫部郎中武士矞、驃騎將軍張平高、李思行、李高遷，左屯衛府長史許世緒等十四人，約免一死。武德九年十月，太宗始定功臣實封差第，文靜已死，於是裴寂加食九百戶，通前為一千五百戶；長孫無忌、王君廓、尉遲敬德、房玄齡、杜如晦等五人，食邑一千三百戶；長孫順德、柴紹、羅藝、趙郡王孝恭等四人，食邑一千二百戶；侯君集、張公謹、劉師立等三人食邑一千戶；李勣、劉弘基二人食邑九百戶；高士廉、宇文士及、秦叔寶、程知節四人食七百戶；安興貴、安修仁、唐儉、竇軌、屈突通、蕭瑀、封德彝、劉義節八人，各食六百戶；錢九隴、樊興、公孫武達、李孟嘗、段志玄、龐卿惲、張亮、李藥師、杜淹、元仲文十人，各食四百戶；張長遜、張平高、李安遠、李子和、秦行師、馬三寶六人，各食三百戶。其王君廓事在《盧江王瑗傳》，安興貴、安修仁事在《李軌傳》，李子和事在《梁師都傳》，馬三寶事在《柴紹傳》。

李孟嘗 秦行師

李孟嘗，趙州平棘人，官至右威衛大將軍、漢東郡公。元仲文，洛州人，至右監門將軍、河南縣公。秦行師，并州太原人，至左監門將軍、清水郡公。並事微不錄。自余無傳者，盡附於此。

劉世龍

劉世龍者，并州晉陽人。大業末，為晉陽鄉長。高祖鎮太原，裴寂數薦之，由是甚見接待，亦出入王威、高君雅家，然獨歸心於高祖。義兵將起，威與君雅內懷疑惑，世龍輒探得其情，以白高祖。及誅威等，授銀青光祿大夫。從平京城，累轉鴻臚卿，仍改名義節。

時草創之始，傾竭府藏以賜勳人，而國用不足，義節進計曰：「今義師數萬，並在京師，樵薪貴而布帛賤。若采街衢及苑中樹為樵以易布帛，歲收數十萬匹立可致也。又藏內繒絹，匹匹軸之，使申截取剩物，以供雜費，動盈十餘萬段矣。」高祖並從之，大收其利。再遷太府卿，封葛國公。貞觀初，轉少府監，以罪配流嶺南，尋授欽州別駕，卒。

義節從子思禮，萬歲通天二年，為箕州刺史。思禮少嘗學相術於許州張憬藏，相己必歷刺史，位至太師。及授箕州，益自喜，以為太師之職，位極人臣，非佐命無以致之。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結構謀反，謂耀曰：「公體有龍氣。」耀亦謂思禮曰：「公是金刀，合為我輔。」因相解釋圖讖，即定君臣之契。又令思禮自銜相術，每所見人，皆謂之「

合得三品」，使務進之士，聞之滿望，然始謂云：「綦連耀有天分，公因之以得富貴。」事發繫獄，乃多證引朝士，冀以自免。所誅陷者三十餘家，耀、思禮並伏誅。鳳閣侍郎李元素、夏官侍郎孫元亨、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、鳳閣舍人王劇、劇兄前涇州刺史勔、太子司議郎路敬淳等，坐與耀及思禮交結，皆死。初，則天命河內王武懿宗按思禮之獄。懿宗寬思禮於外，令廣引逆徒。而思禮以為得計，從容自若，嘗與相忤者，必引令枉誅。臨刑猶在外，尚不之覺，及眾人就戮，乃收誅之。

趙文恪

趙文恪者，并州太原人也。隋末，為鷹揚府司馬。義師之舉，授右三統軍。武德二年，拜都水監，封新興郡公。時大亂之後，中州少馬，遇突厥蕃市牛馬以資國用。俄而劉武周將宋金剛來寇太原，屬城皆沒。真鄉公李仲文退守浩州，城孤兵弱，元吉遣文恪率步騎千餘助為聲援。及太原為賊所陷，文恪遂棄城遁去，坐是賜死獄中。

張平高

張平高，綏州膚施人也。隋末，為鷹揚府校尉，戍太原，為高祖所識，因參謀議。義旗建，以為軍頭。從平京城，累授左領軍將軍，封蕭國公。貞觀初，出為丹州刺史，坐事免，令以右光祿大夫還第，卒。後改封羅國公。永徽中，追贈潭州都督。

李思行

李思行，趙州人也。嘗避仇太原。高祖將舉義兵，令赴京城觀覘動靜，及還，具論機變，深稱旨，授左三統軍。從破宋老生，平京城，累授嘉州刺史，封樂安郡公。永徽初卒，贈洪州都督，謚曰襄。

李高遷

李高遷，岐州岐山人也。隋末，客遊太原，高祖常引之左右。及擒高君雅、王威等，高遷有功焉，授右三統軍。從平霍邑，圍京城，力戰功最，累遷左武衛大將軍，封江夏郡公，檢校西麟州刺史。武德初，突厥寇馬邑，朔州總管高滿政請救，高祖令高遷督兵助鎮。俄而賊兵甚盛，高遷乃斬關宵遁，其將士皆沒，竟坐除名徙邊。後以佐命功，拜陵州刺史。永徽五年卒，贈梁州都督。

許世緒

許世緒者，并州人也。大業末，為鷹揚府司馬。見隋祚將亡，言於高祖曰：「天道輔德，人事與能，蹈機不發，必貽後悔。今隋政不綱，天下鼎沸，公姓當圖籙，名應歌謠，握五都之兵，當四戰之地。若遂無他計，當敗不旋踵。未若首建義旗，為天下唱，此帝王業也。」高祖甚奇之，親顧日厚。義兵起，授右一府司馬。武德中，累除蔡州刺史，封真定郡公，卒。

弟洛仁，亦以元從功臣至冠軍大將軍、行左監門將軍。永徽初卒，贈代州都督，謚曰勇，陪葬昭陵。

劉師立

劉師立者，宋州虞城人也。初為王世充將軍，親遇甚密。洛陽平，當誅；太宗惜其才，特免之，為左親衛。太宗之謀建成、元吉也，嘗引師立密籌其事，或自宵達曙。其後師立與尉遲敬德、龐卿惲、李孟嘗等九人，同誅建成有功，超拜左衛率。尋遷左驍衛將軍，封襄武郡公，賜絹五千匹。後人告師立自雲「眼有赤光，體有非常之相，姓氏又應符讖」。太宗謂之曰：「人言卿欲反，如何？」師立大懼，俯而對曰：「臣任隋朝，不過六品，身材駑下，不敢輒希富貴。過蒙非常之遇，常以性命許國。而陛下功成事立，臣復致位將軍，顧己循躬，實逾涯分，臣是何人，輒敢言反！」太宗笑曰：「知卿不然，此妄言耳。」賜帛六十匹，延入臥內慰諭之。羅藝之反也，長安人情騷動，以師立檢校右武候大將軍，以備非常。及藝平，憲司窮究黨與，師立坐與交通，遂除名。又以藩邸之舊，尋檢校岐州都督。師立上書請討吐谷渾，書奏未報，便遣使間其部落，諭以利害，多有降附，列其地為開、橋二州。又有党項首領拓拔赤辭，先附吐谷渾，負險自固，師立亦遣人為陳利害，赤辭遂率其種落內屬。太宗甚嘉之，拜赤辭為西戎州都督。後師立以母憂當去職，父老上表請留，詔不許赴哀，復令居任。時河西党項破刃氏常為邊患，又阻新附，師立總兵擊之。軍未至，破刃氏大懼，遁於山谷，師立追之，至恤於真山而還。吐谷渾於小莫門川擊破之，多所虜獲。尋轉始州刺史。十四年卒，謚曰肅。

錢九隴

錢九隴，本晉陵人也，父在陳為境上所獲，沒為皇家隸人。九隴善騎射，高祖信愛之，

常置左右。義兵起，以軍功授金紫光祿大夫。及克京城，拜左監門郎將。從平薛仁杲、劉武周，以前後戰功累授右武衛將軍。其後從太宗擒獲竇建德，平王世充；從隱太子討劉黑闥於魏州，力戰破賊，策勳為最。累封邨國公，仍以本官為苑游將軍。貞觀初，出為眉州刺史，再遷右監門大將軍。十二年，改封邨國公，加食廬州實封六百戶。尋卒，贈左武衛大將軍、潭州都督，謚曰勇，陪葬獻陵。

樊興

樊興者，本安陸人也，父犯罪，配沒為皇家隸人。興從平京城，累除右監門將軍。又從太宗破薛舉，平王世充、竇建德，積戰功，累封營國公，賜物二千段、黃金三十鋌。尋坐事削爵。貞觀六年，陵州獠反，興率兵討之，拜左驍衛將軍。又從特進李靖擊吐谷渾，為赤水道行軍總管，坐遲留不赴軍期，又士卒多死，失亡甲仗，以勳減死。久之，累拜左監門大將軍，封襄城郡公。太宗之征遼東，以興忠謹，令副司空房玄齡，留守京師。俄又檢校右武候將軍。永徽初卒，贈左武候大將軍、洪州都督，陪葬獻陵。

公孫武達

公孫武達者，雍州櫟陽人也。少有膂力，稱為豪俠。在隋為驍果。武德初，至長春宮請謁太宗，從討劉武周，力戰，功居最。又從平王世充、竇建德，累遷秦王府右三軍驃騎，封清水縣公。貞觀初，檢校右監門將軍，尋除肅州刺史。歲餘，突厥數千騎、輜重萬餘入侵肅州，欲南入吐谷渾。武達領二千人與其精銳相遇，力戰，虜稍卻，急攻之，遂大潰，擠之於張掖河。又命軍士於上流以　伐渡兵，擊其餘眾，賊半濟，兩岸夾攻之，斬溺略盡。璽書慰勉之，拜左監門將軍。後又受詔擊鹽州叛突厥，武達引兵趨靈州，追及之。賊方渡河，見武達至，據河南岸。武達引兵擊之，斬其渠帥可邏拔扈，餘黨幾盡。進封東萊郡公。永徽中，累授右武衛大將軍。及卒，高宗廢朝舉哀，贈荊州都督，給東園秘器，陪葬昭陵，謚曰壯。

龐卿惲

龐卿惲者，并州太原人。從太宗討隱太子有功，累拜右驍衛將軍，封邠國公。尋卒，追封濮國公。

子同善，官至右金吾大將軍。同善子承宗，開元初，為太子賓客。

張長遜

張長遜，雍州櫟陽人也。隋代為里長，平陳有功，累至五原郡通守。及天下亂，遂附於突厥，號長遜為割利特勒。及義旗建，長遜以郡降，授五原太守，尋除豐州總管。是時梁師都、薛舉請兵於突厥，欲令渡河。長遜知之，偽為詔書與莫賀咄設，示知其謀。突厥乃拒師都等使，高祖嘉之。武德元年，敕右武候驃騎將軍高靜致幣於始畢可汗，路經豐州，會可汗死，敕於所到處納庫。突厥聞而大怒，欲南渡。長遜乃遣高靜出塞，申國家賻贈之禮，突厥乃引還。及征薛舉，長遜不待命而至，以功授豐州總管，進封巴國公，賜以錦袍金甲。是時言事者以長遜久居豐州，與突厥連結；長遜懼，請入朝，拜右武候將軍，徙封息國公，賜以宮人、彩物千餘段。會有疾，車駕親幸其第。及竇軌率巴蜀兵擊王世充，以長遜檢校益州行台左僕射，歷遂、夔二州總管，所在皆有惠政。貞觀十一年卒。

李安遠

李安遠者，夏州朔方人也。隋雲州刺史徹子也。家富於財，少從博徒不逞，晚始折節讀書，敬慕士友。襲父爵城陽公。與王珪友善。大業初，珪坐叔頗當配流，安遠為之營護，免。後為正平令。及義兵攻絳郡，安遠與通守陳叔達嬰城自守。城陷，高祖與安遠有舊，馳至其宅撫慰之，引與同食。拜右翊衛統軍，封正平縣公。武德元年，授右武衛大將軍。從太宗征伐，特蒙恩澤，累戰功，改封廣德郡公。又使於吐谷渾，與敦和好，於是吐谷渾主伏允請與中國互市，安遠之功也。後隱太子建成潛引以為黨援，安遠固拒之，由是太宗益加親信。貞觀初，歷潞州都督、懷州刺史。歷任頗有聲績，然傷於嚴急，時論少之。七年卒，追贈涼州都督，謚曰密。十三年，追封為遂安郡公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裴寂歷任仕隋，官至為宮監，總子女玉帛之務，據倉廩兵甲之饒，喜博戲之利苟多，啟舉義之謀為首。謁岳神以徼福，始彰不逞之心；留貴妃以經宿，終昧為臣之道。居第一之位，乏在三之規。恃高祖之舊恩，致文靜之極法。終歸四罪，尚保再生，幸也。文靜奮縱橫之略，立締構之功，罔思寵辱之機，過為輕躁之行，未及封而禍也，惜哉！凡關佐命，爰第實封，小大不遺，賢愚自勸，太宗之行賞也，明矣！

贊曰：風雲初合，共竭智力。勢利既分，遽變仇敵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